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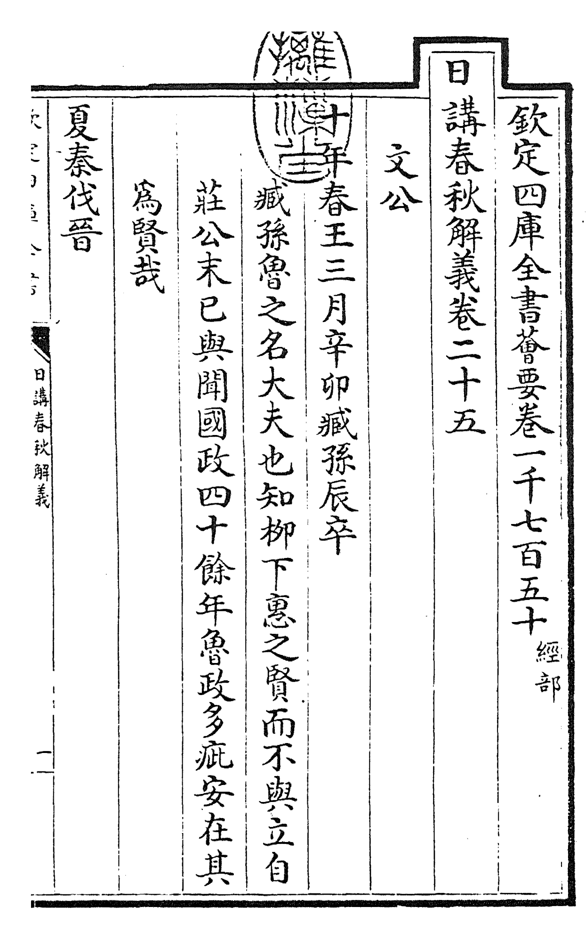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五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孫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魯政多疵安在其爲賢哉

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少梁杜注馮翊夏陽縣今陜西韓城縣南有少梁城北徵古御國今陜西澄城縣西南有古城

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報復不已且結楚以為援致晉人力疲於西楚人逞志於南庸蕭陳鄭圍滅相繼中國之屈於楚秦為之也故伐晉不稱人苐舉號以黜之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矞似矞似范邑之巫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

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在僖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商杜注楚邑上雒商縣今屬陜西商州沿漢泝江將入郢沿順流泝逆流王在渚宫下見之懼而辭曰子西倉卒見王而懼以辭謝王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名司寇爲司敗王使爲工尹掌百工之官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不書非卿

宜申謀弑穆王而稱國以殺不去其官何哉曰穆

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歷時總書不雨言雨不雨皆漫不繫於公心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杜注地名闕

左傳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者蓋王復之

蘇子來盟王使之也頃王新立不能修明王度以朝諸侯而乃使大夫盟魯辱也故諱而書及及者我所欲也其不書公爲公諱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與王臣要盟臣子之義安在哉故諱之

冬狄侵宋

狄歷侵諸國猶未及宋至是見侵蓋乘宋亂且料晉之不能救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公羊作屈厥貉杜注地名闕當在今河南項城縣

左傳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于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于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宋華御事曰　華御事華元之父　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杜注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在今河南商邱縣東北　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　盂田獵陳名　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

馬期思杜注弋陽期思縣在今河南固始縣西北復遂期思公名子朱無畏皆楚大夫將獵張兩甄故置左司馬二人分于左右以右司馬一人居中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燧取火者扶撻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無畏字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强禦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隨心不正者罔無極中也是亦非辟强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麇傳

次者欲進而不前之意楚將伐宋而不果故書次

以著其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遂也楚子侵伐書爵其勢益張而諸侯畏之也蔡侯首附楚故序於楚下以示譏書爵者斥言以罪其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楚始書君將

左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防渚杜注麇地今湖廣房縣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杜注麇地今湖廣鄖陽府治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蓋見宋陳鄭以大國公侯而受役於楚司馬故恥於失列而去之也以傳考之

一敗於防渚再迫於錫穴而不聞與楚成所謂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者也春秋不書麇子之逃而獨書楚子伐麇聖人之情見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公羊穀梁無仲字筐作匡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今河南睢州西有故城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左傳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惠伯即彭生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是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爲非義然大夫專會以謀

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故謹而志之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曹文公即位在九年）

諸侯世相朝禮也曹伯即位來朝常事爾然不先如京師故書之以見失尊王之義也曹本服宋自晉文執曹共公以畀宋人遂不與諸侯之事蓋晉方惡曹宋遂挾爲私屬也至是晉政中衰曹文公嗣立遂自附於魯而後此復列於諸侯之會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前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

魯聘宋者八蓋始於此是時頃王立已三年且使蘇子來盟公既不朝又不遣聘而亟修禮於宋其悖甚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杜注魯地

左傳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漆姓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侯叔夏緜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之君蓋長三丈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猶衝也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

于長丘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耏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長丘杜注宋地在今河南封邱縣東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門關門征稅也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六年也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榮如焚如之弟以魯桓公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周首杜注齊邑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北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

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一人而言敗以狄長大非一人所能敵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然故就其事言敗其日何大之也如約日大戰其地何大之也如據地大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列國（佚更也宕擾也）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是重創非古道故諱之）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而侵魯宋者各一今得臣出其不虞而敗之自是始有懼心其勢少戢不言

帥師將尊師少也不曰戰者内勝之辭也不言獲長狄僑如賤之也

附録左傳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安處也夫鍾杜注郕邑徇順也爲明年郕伯來奔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傳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自安于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郕邽杜注郕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叛人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爲諸侯故不復見

其竊邑之罪所以深責魯也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義見

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傳

諸侯失地皆名其不名者非其自取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今又來奔蓋爲齊所偪耳春秋不名恕之也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

許之（不絶昏立其娣以為夫人不書來歸未笄而卒）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既許其絶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書）

公羊傳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　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姊妹）其一傳

曰許嫁以卒之也別據一說以叔姬時已許嫁故書其卒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禮女子許嫁而卒即爲長殤有服引此以明許嫁而卒之之意

叔姬曰子葢時君之女以别於先君之女也女子適人必係國叔姬字未嫁也

夏楚人圍巢巢杜注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即其處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成嘉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杜注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廬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按今江南舒城廬江二縣之境皆羣舒

地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

書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王道不行小國困於彊暴不得保其社稷書圍巢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曹杞滕相繼來朝以魯爲秉禮之國也文公乃不思述職有闕而越再朝之期覲禮不修不亦悖乎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玉圭璋也禮聘義云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今聘禮方行而辭玉不與秦之伐晉也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節信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是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秦楚吳越之國不書其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唯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有之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易怠輕慢也　唯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秦將爲河曲之戰故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之是相與以利也歸襚稱人此稱君大夫蓋漸進之術

不氏未命之卿來魯皆書名也遣聘者康公也而

傳以爲賢繆公朱子謂公羊穀梁未見國史觀此

類可知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西蒲州東南隅有故城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在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杜注晉邑在今山西蒲州南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代先克郤缺將上軍代箕鄭父臾駢佐之代林父欒盾將下軍欒枝

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晉士會七年奔秦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速退也秦伯以壁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上軍不動

趙穿獨追之秦軍速退故不及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時穿爲散卿如前郤缺之未有軍行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從綏不及是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兵未及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慭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謀泄故不行為宣元年放

胥甲傳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傳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以水地者以水之曲折為地名意謂水曲甚多疑不足以定地之名如戰泓不言曲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千里而始一曲則為河曲有幾故水亦可以定地之名也

穀梁傳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亟數也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畧不言及

凡戰皆以主及客秦為令狐之役積怨不已又為

是戰曲在秦故不云晉及不書敗績交綏而退無勝負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後同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今山東沂水縣北鄆城是按此爲東鄆成四年城鄆爲西鄆乃在東平州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帥師而城畏莒故也鄆莒邑而介於魯城非其所有慮莒必爭於是乎以兵往諸魯邑也而近於鄆

故並以師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晉大夫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杜注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地理通釋自潼關至函谷歴陝華二州地俱謂之桃林塞今陝西華陰縣以東河南靈寶縣以西皆是也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録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以前年士會爲秦畫計故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諸浮杜注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繞朝秦大夫策馬檛）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裔別族復累之姓）

邾子蘧蒢卒（穀梁作蘧篨）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繹杜注邾邑在今山東鄒縣東南）史曰利于民

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爲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爲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卒徙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左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毁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

之一乎周也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向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爲盛盛粢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燾燾者冒也下故而上冒以新也羣公廩廩謂全用故穀上少有新穀相連而已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

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割夫人親舂舂粢盛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魯以周公爲始祖祀於大廟伯禽爲昭之第一室親盡當毁魯人以其始封不祧其主以爲世室文公怠慢廟久不葺當恒暘之時而屋自壞不恭甚矣更造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羊無公字沓杜注地闕

狄侵衛

晉不能霸以啓戎心故狄因衛侯之出乘閒侵之

書之以病晉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還上公羊穀梁無公字棐公羊作斐杜注鄭地即棐林今河南新鄭縣東林鄉城是也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尋八年衡雍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衛鄭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喻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言亦同有微弱之患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之還晉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鄭伯拜謝公爲行公答拜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黨所也所猶時

齊人語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諸侯將朝于天子豫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三國皆無貶辭者蓋衛鄭不忘晉霸而介魯以求通春秋善其棄異即同故詳志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録左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子匡王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戒

是歲頃王崩公既盟晉還又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臨不賻不奔故書至以著之王崩不書未赴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乘公如

晉伐我南鄙不知公之既至也兵未反魯復報之

邾子卒未一年居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皆罪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商人桓公子驟數也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附録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杜注宋地梁國穀熟縣西在今河南商邱縣西南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菑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同盟于新城諸侯既散復合同外楚也時楚勢益彊諸侯畏懼欲依晉以自固載書要言與齊桓盟幽事雖異而所以為同一也趙盾主盟不以先諸

侯君臣之分也

附録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齊惠公也商人凡書九月從告七月無乙卯日誤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爲君則恨多將免我乎爾爲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案是時此星在角由杓入斗自北而入晉居北齊宋居晉東故三國當之斗數七故云不及七年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中者魁中）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茀星亂臣之類）其曰入北斗（北斗貴星人君之象）斗有環域也

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見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有星者不當有而有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孛得入之其變大矣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乃中國之紀綱而三君皆遇道失

德故當其應天之示人切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公羊作接菑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六萬人言有餘力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

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指手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喻皆庶子也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惟當以年長立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　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長轂兵車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緜猶彌漫）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敻遠也）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書弗克納言聞過而改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愈

乎遂過也書人者本末得其主名也觀三傳所傳

各異可徵舊史失其名而非孔子用此爲襃貶矣

附録左傳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王匡王叛不與

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尹氏周卿士聃啓周大夫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穆王子也子孔潘崇將襲羣

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即羣舒二子作亂城

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杜廬

注襄陽中廬縣戢黎廬大夫叔麇其佐鬬克子儀也初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在僖三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不使與聽政事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年尚幼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以卿禮葬弗許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于外也

大夫奔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故書之卒在常所則不地書卒于齊見死非其地且爲齊人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夫己氏猶言某甲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

舍未踰年成之爲君者春秋之作本以懲姦惡若立未踰年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得以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書晉奚齊亦未踰年以本不正故不書弑商人稱公子見天屬之親而爲寇讎甚之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初仕蕭還升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汙君之祿

辟禍逮也

公羊傳　宗子哀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　其曰子哀失之也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公羊曰無聞穀梁曰失之謂不書其氏族耳左氏曰貴之則以爲稱字不知古有以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不書氏族與宋蕩山同乃赴告之辭略耳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單伯如齊㖟子叔姬也吳氏澄謂子叔姬爲文公女歸齊而舍遇弑姬無所從魯故遣單伯往請商人惡魯與舍爲昏因單伯來誣以罪而并子叔姬執之兩書齊人執者明單伯子叔姬之不相及別而言之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案左氏謂子叔姬妃齊昭公考齊昭立在文公前七年則叔姬不得爲文公女而春秋以子稱其説不可通矣單伯見莊

元年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稱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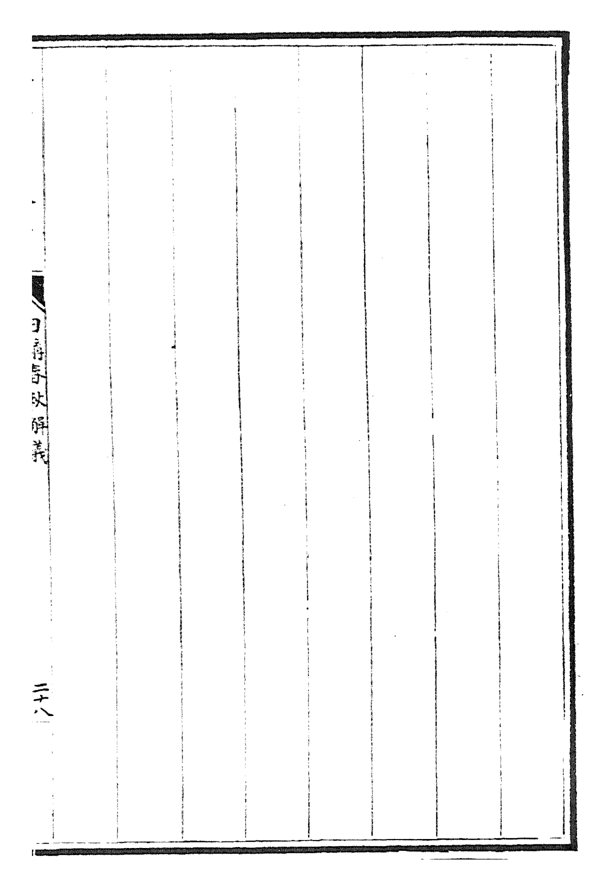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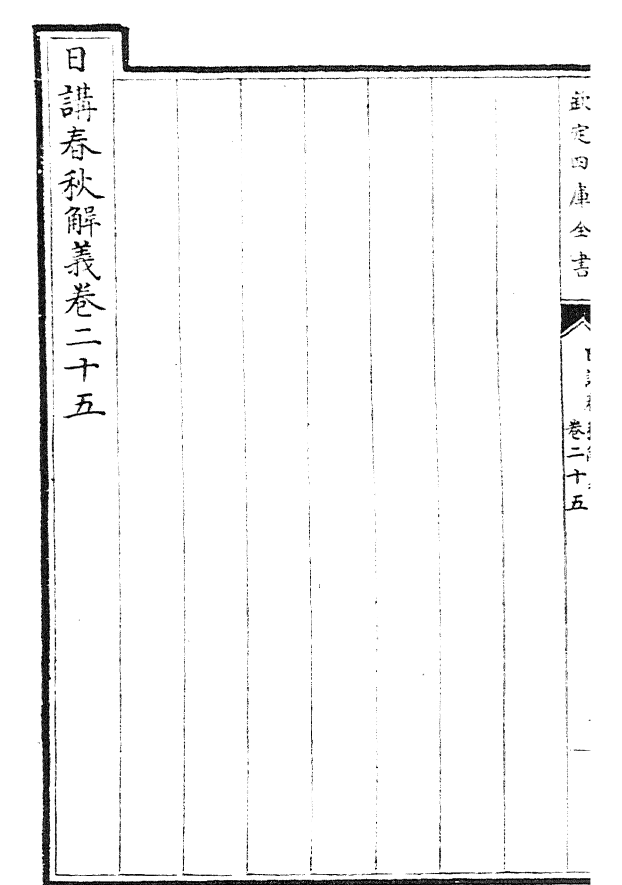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單伯之罪何道

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

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　叔姬同罪也

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君夫人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故書曰齊人所以窮亂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五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文公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因晉

請齊

商人弒逆執君夫人及魯使魯不能以義討而反

因晉以求齊行父使晉不知請討晉爲盟主亦不

能討皆罪也直書行父如晉貶自見矣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傳曰卿行旅從華孫能率其屬以敬事自重故貴而不名然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耦華督曾孫督弑殤公在桓二年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爲敏

穀梁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書司馬華孫者著其爲華督之孫世執兵柄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之類不書名意在因族以見義不繫於名也不言使自請之、、華耦蓋與穆襄之族黨公子鮑豫結諸侯疑子哀在魯或閒其好故因是來盟其專行無君與屈完高子之來盟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以事實具見於前後也屈完來盟而楚怗高子來盟而魯定華孫來盟而昭公弒其

迹固較然異矣

夏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五年傳爲齊侯伐曹張本

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私相朝也曹伯十一年來朝越四年又朝過於事天子之禮尤失其正春秋書之以示貶亦以起齊人伐曹之文爲不能以禮自守而妄悅人以召禍者戒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下人以告（下人下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爲請（敖卒至今朞年毀猶未已）立于朝以待命（哀過喪禮）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葬視共仲（以罪降）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即叔彭生）喪親之終也

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于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杜注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盖以明其無殺獻子之心

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内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筍者竹箯一名編輿將送也

大夫卒於外不書喪至此獨書何也敖奉命如京師棄命出奔爲禽獸行魯聽其復既復再奔又受其喪見魯之無政刑也不言來歸蓋齊人但致之境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責羣陰諸侯用幣于社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既已非禮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爲先朝故事可舉而行而不顧義之可否因陋承訛妄亦甚矣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畏晉故書曰單伯

至自齊貴之也單伯執節不移故貴之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

大夫恒出不書至惟執則書國體所係也單伯致而不名者命大夫例書字也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

勝國曰滅之（勝國絶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

公羊傳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故日以起其暴也）入而言伐又舉日於伐下者見伐之不服然後入也所以兼惡蔡然晉實不能制楚入蔡何爲書伐書入以譏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介猶近也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商人大逆無道諸侯不討反怙逆以伐人故貶而人之師無名故曰侵魯因齊之暴再往告晉晉實主盟而縱商人至此罪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數伐魯故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惡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爲惡與而不書後也謂後期也是盟爲齊亂也魯以備齊故不會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見晉不足以主盟而諸侯無統紀也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晉侯受賂而在會諸侯俯首以聽晉命其罪惟均故同畧而不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以單伯爲王使故叔姬之歸曰王故

公羊傳 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父爲子隱人情之至也

穀梁傳 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此商人爲之稱

齊人者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深責之也按二傳於叔姬皆云父母之于子則其爲文公女也益信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朝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爲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公羊傳鄟者何㛃郭也㛃大也郭城外大郭入鄟書乎曰不書圖言入鄟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因侵我遂入曹故詳其事若云齊不去而伐曹幾入我鄟矣可懼也

扈之會晉取齊賂而還商人自此知諸國之無能為益肆其暴以魯如晉謀已而曹修禮於魯故一歲再侵魯以及曹書遂著其暴也入其郛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

公羊傳 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謂齊侯不肯盟

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爲齊侯所拒不盟由齊故得内辭

文公怠於國政不能憤發自彊討齊之亂反使商人得以彊大威我命使執辱遑鄙被兵此有志者困心衡慮時而公方且宴安於國使其臣降志求盟復爲商人所侮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弗者遷詞若曰我本欲盟而齊不及我盟以深愧之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 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上書夏五月下書四不視朔追言之也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而特書者見

公之非有疾而然也蓋此時本以疾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有不視朔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重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公羊疏云正本作菑丘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穀梁傳　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修之

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從齊固貪利而魯

之畏齊抑何甚也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齊曲而魯直彼以力我以義何懾於齊而以賄成哉明年齊侯復有西鄙之伐則知要盟不足恃而魯之為計亦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

公羊傳 泉臺者何郎臺也莊公築臺于郎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未成但以地名之既成爲泉臺既成更以所置名之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 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爲緩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居之而薨但當勿處

泉臺之築固爲非禮然先君所舉其存與毀亦非

治亂安危之所繫則勿居可也而勞民毀之以暴其失有蔑視先祖之心故謹而志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戎山夷也阜山在今湖廣房縣南大林陽丘訾枝杜注皆楚邑大林在今湖廣荆門州西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杜注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百濮夷也選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枝江縣南境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于阪

高阪高杜注楚險地當在今湖廣襄陽府西境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句澨杜注楚西界地當在今湖廣均州西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方城杜注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在今湖廣竹山縣東庸人逐之囚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復句澨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師叔楚大夫潘尫也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杜注地名在今湖廣荆州府東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偽走也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杜注庸之三邑魚古魚復縣即今四川奉節縣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臨品杜注地名當在今湖廣均州界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子貝楚大夫石溪仞杜注入庸道俱當在今湖廣均州界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

庸乘楚饑帥羣蠻以叛楚楚伐之取成可已而夷其宗社罪莫大焉秦與滅庸則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實助晉至是晉反棄以資楚楚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而同力以敵晉則列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此楚所以益彊而晉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羊作處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于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

日不數于六卿之門（數不疏）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嫡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爲右師（華元督曾孫代公子成）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子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

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故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稱國人弒以見

其君有罪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諸華耦卒而使

蕩虺爲司馬虺意諸之弟

公羊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言非大夫則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

窮諸盜言非大夫則稱盜謂其詞已窮無他可稱也

宋昭公之弑由襄夫人而書宋人者以昭公無道

國人皆有欲弑之心故以衆言之既著昭公自取

之實又正宋人以大惡之名而主者之罪自在其

中矣不書葬賊不討也蕩意諸之死不書以其知

國人之謀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危而不能救坐待

其及故不得與死於其職者同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

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卿不書謂稱人失其所討之罪

程子謂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四國之卿

貶而稱人義本左氏先儒皆宗之獨啖氏助以爲不命之卿例稱人考是時晉之當國者趙盾而荀林父僅佐中軍衞之當國者甯俞而孔逹未嘗執政陳公孫寧抑置衞下其尤卑可知鄭石楚亦無聞於時則啖說未失也不然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諸侯會于夷儀謀伐齊而沮於賂猶是役也而列序十二國之君其義不可通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

左傳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别爲之謚非禮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西當作北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鄟丘盟矣齊猶以公不親往復肆侵伐脅公出盟

而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汲汲請盟乞免於伐

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黄父黄父杜注一名黒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靈公也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勅也勅成前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于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茠蔭之處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鯈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二年魯莊之二十三年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諸侯不序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昭公雖無道非宋人所得而弒晉不能討又安定之是廢君臣之義滅天理矣然則何以不書成宋亂如稷之會乎華督之弒霸事未興故書以責在會之諸侯今晉主夏盟而率諸侯以奬亂罪浮會稷故削晉稱諸侯事同辭異罪有輕重故也

秋公至自穀

商人不可與盟書至危之且見不與扈之會以著公失所從也

附録左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歜周大夫邥垂杜注周地河南新鄭縣北有垂亭今爲河南洛陽縣地爲成元年晉侯平戎于王傳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石楚鄭大夫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言將伐魯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親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卑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戒師將以伐魯）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卜（以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言君先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兆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侯終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秦自九年歸襚始與魯通好至是書卒蓋來赴而

狌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



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左右有池在今山東臨淄縣西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歜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畧不畏忌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故以弑君繫之然商人前書弑舍今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

者蓋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又殺之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左傳六月葬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

仲見于諸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上客聘主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

使舉上客常也其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之弒經以卒書其實尚隱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絶其後）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

稱子卒成之爲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不書弒不忍斥言卒而不日則不以正終明矣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叔仲彭生死之不書者蓋史官畏遂不敢書夫子作春秋當哀公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故仍舊史爲國諱惡不敢增也或謂死非君命不得以死節書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必待命而往亦已晚

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終出姜不允于魯傳

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中一人有子則當共養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緩帶優游之稱一

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其賢宣公以庶簒立非賢之謂故惡之

文公薨子卒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歿於弒而不容於魯也齊人弒舍而歸叔姬於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於齊人紀絶矣內夫人以罪出曰孫無罪而出曰歸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與謀弒赤故出姜方歸行父亟往盖赤實齊甥恐夫人訴而齊來討於是議納賂請盟之事行

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之臣子皆不可勝誅矣

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寳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則法也合法則爲吉德違法則爲凶德處制也度量也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命要信之辭毀則壞法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盜器爲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禹作司空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敷五教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内中夏外遠國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黄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比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少皥氏有不

才子少皥金天氏之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謂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氏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冒亦貪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舜臣堯爲堯臣賔于四門闢四門以賔禮衆賢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此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曰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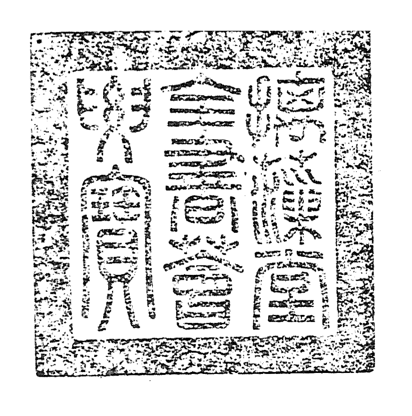
公羊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紀公多行無禮稱國以弑衆所欲弑也左氏言大子僕因國人以弑是以子弑父春秋何爲沒而不書且僕既以衆弑則宜自立矣又何以來奔故吳氏澄謂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當作之卓氏爾康又謂以已二字古人通用蓋紀公已見弑故僕懼

禍及而來奔也若據傳則經不書僕弑義無所處故並録焉

附録左傳宋武氏之族宋武公之子孫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欲導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以穆族黨于武氏故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代母弟須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爲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李華文